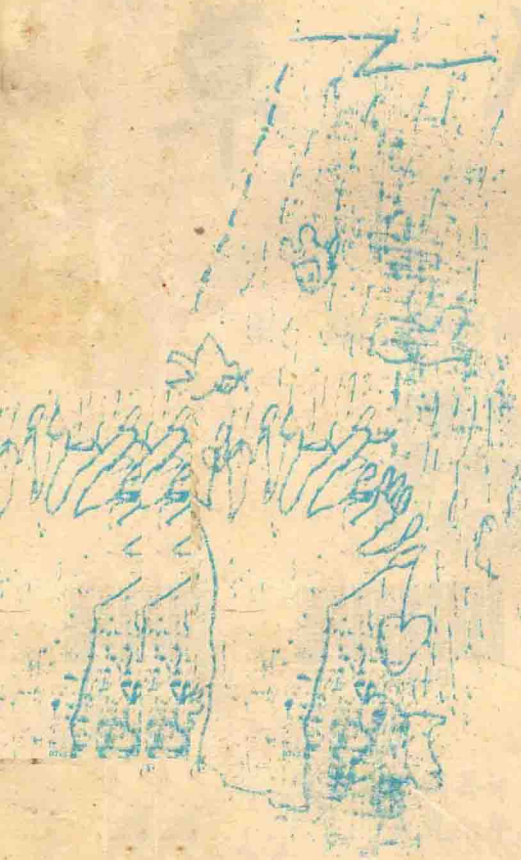


《诗乡亭》丛书之一

草

儿



《诗乡亭》丛书之一

草 儿

主 编：黄明仲

贵州省绥阳县诗乡文学社
一九九七年三月

目

录

序	万登学	1
张思良小说选		3
徐驰散文选		13
黄明仲旧作选		23
秦永刚爱情诗		37
黄焰力抒情诗选		43

序

万登学

几个朋友要出这么一本集子，在文学艺术日益受冷淡的今天，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此，主编黄明仲兄要我写序，我虽诚惶诚恐，却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过去，写文章被视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也。随着社会的转型，工商观念在吞噬了传统农业文明的同时，也侵蚀着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的深厚积淀，使我们在饱享现代工业文明成果之际，不可避免地感到一种深深的文化的失落。荣耀的光环，正在离我们远去。写文章，正在变成一种落伍的笑话。

庄子说：“不精不诚，不足以感人。”文学艺术沦为一种边缘学科以后，再去从事它，首先就需要一种精诚。《草儿》这本书的几个作者，我以为是有这种精诚之心的。在许多人热衷于当官、赚钱，或者一些人以文学为敲门砖叩开某扇功利之门后便弃而不置的情况下，还有这么一群年轻朋友爱文学、写作品，我以为这就是挚诚之心的体现。

其次，这些作品也往往体现出真诚的品格。思良兄的小小说，莫不来自于他对生活的细致体察，对社会生活、对青年成长的真诚关注。那个打工回来办企业的芳芳，那种开阔

的胸襟、睿智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但折射出现实的种种变化，也折射出了当代农村青年在思想观念方面所发生的巨大转折；《业余导游》主要表现一种生存的方式，是对生活进行的直观扫描，而无主观意念的渲泄……他小说中的人物，一一根源于我们周边的现实，给人以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的感觉。他描写细腻，却又语言简洁，收放得体，读之让人爱不释手。徐驰的散文，更是自言自语的情感倾诉，都是自己生活经验的再现，把一个男子多情婉曲的情思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一份生活积累，别人是难以写出来的。秦永刚的爱情诗，那种独特的感觉，俱是打开内视世界、透视心灵震颤的结果，恰如朱自清所云“要说作者真实的话”。只是这是一种充分运用比喻、联想等手法营造意象的充满诗意的“话”。

明仲的旧作，却并不给人旧的感觉。他善于在日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敏捷地发现闪光的东西，满怀激情地讴歌。这一辑诗作，无一不是他从日常生活中采撷得来的抒情花朵。同时，他还善于捕捉生活的哲理，以极端精练的诗句表现之：“人间之爱／无论／选取任何角度／都会启迪／一种新意”（《量角器》）借物喻志，强调了爱对于净化心灵、开创人类新生活所产生的无以比拟的作用，引人思索。黄焰力是近年来初露头角的新人，他的作品坚实有力，显现出对于主观旨趣方面的审美追求，他不看重所谓外在的“现实主义”性真实，而更重内在的深刻的真实。焰力的作品读起来不是行云流水，而凝重深邃，甚至那种思想的锋芒有时还让我们灼痛。我以为，这就真正打动了读者。

信笔谈了这些感受，聊以为序。

1997年3月14日

张思良小说选

作者简介：张思良（笔名谢再晨）男，生于遵义。文革十年中无忧无虑地读完中小学，20余年来，当过插队知青，教师、秘书等，现供职于绥阳县文联。自幼爱好文学，业余时间学写过小小说、散文、歌词等。偶有习作见诸《小小说选刊》、《词刊》、《花溪》、《苗岭之声》、《诗乡》等报刊。

芳

芳

芳芳没有考上大学，只好回到乡下和父母一起刨弄瘦瘠的土地。她的家在那大山皱褶里的一个小山沟里，尽管山青水秀，但没有公路没有电灯，依然原始古朴和单调寂寞，芳芳不甘心，想外出打工。她与好朋友小杰一商量，小杰完全赞成。小杰和芳芳同村，又是同学。小杰想去当兵，到外面去见见世面锻炼锻炼自己。芳芳说：“我们都外出去闯几年，然后相约回村。”小杰补充：“回村结婚！”芳芳脸一红：“学点本事，回来勤劳致富。”

芳芳登上南去的火车，与伙伴们先在一家玩具厂打工。半年后，她到一个养殖场当上了饲养员。这个养殖场规模不

大，但管理科学，主要饲养色艳、个大、肉厚的肉鸽。芳芳来这里，目的是想学养殖及管理技术，所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加上脑瓜子灵活，老板很赏识她。

转眼三年过去，芳芳的男朋友小杰从部队复员回到小村。芳芳不失前约，一接到信便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带回几对漂亮的大鸽子赶回小村，而今的小村因大种经济作物富了起来，不但有了公路、电灯，也有转播电视节目的“锅盖”，村人与外界的接触一多，探寻致富门路的人也多起来。芳芳对小杰说：“我们办养殖场，养肉鸽。我想，今后发展起来，可以办罐头厂，办大公司，形成产销一条龙。”小杰被芳芳大胆设想和敢闯敢干的精神感动了，拍着胸脯说：“芳芳，你敢的我都敢，即使失败也决不后悔！”芳芳那俊俏的脸蛋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一年后，“芳芳养殖场”名闻遐迩，省报上刊登了一幅芳芳手捧红色大肥鸽微微含笑的照片和一大块报道文章。就在追求芳芳的求爱信雪片般涌来时，芳芳悄悄与小杰旅游结婚，乘飞机去了广州。

老校长和小女孩

预备钟响后，校长抱着一大叠作业本向教室走去，突然他止住了脚步。

教室门口，一个头发扎成两把小扫帚的十二、三岁的女孩独自站在那儿，单薄的衣衫被山风吹得衣角翩飞。小女孩圆圆脸上的一双大眼睛紧紧盯着迎面走来的老校长。

校长象看陌生人一样看着这个曾是自己最喜爱的得意弟子，他不敢再向前迈步，仿佛再走一步就会把这个受惊的小鸟一样的女孩惊飞。他的心里酸酸的，涩涩的，想哭又哭不出，不哭憋着又难受。终于，女孩缓缓地向他走了过来。

“校长，……我……走……”女孩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30年了，校长一直在这半山坡上的乡村小学里呕心沥血地教书育人。这所小从一间简陋的土墙房发展到挂着“希望小学”的牌子的漂亮楼房，每一天的变化他都清清楚楚。学校环境变了，教学质量也提高了，名曰“希望小学”，学校确实充满了希望。可是现在，这个唯一在县里数学竞赛中挂过名的女孩要求转学，要到县城寄居就读……

“校长，我爸爸的老同学郝叔叔，已经为我办好了在城里读书的手续……”

“你还小，离家后，吃住怎么办？”

“都在郝叔叔家。”

“哦。”校长本想说，城里的小学一个班近70名学生，你坐在后面，听不清，看不准，老师也不可能特别宠爱你，给你“开小灶”。不如留在“希望小学”，班上人少，教师又能重点扶持，效果并不比城里差。可是校长没说，也说不出。“快毕业了，不管在哪里读，都要好好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学。”

“嗯。……我真不想离开希望小学……可爸爸生气了，说他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有了点钱，不想别的，就希望我考上好学校，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

“他说乡下女孩只有读书才有好出路……而好学校、好教师都在城里……”

“……”是啊，希望先后调来的徐老师、吴老师教学水平都很高，可嫌山里苦，不是都想设法去了城里吗？“你走吧，今后……别忘了我们……希望小学！”校长眼里有泪花涌动。

“校长——”女孩扑进老校长怀里，哭了起来。

校长透过模糊的双眼，看到了一幅幅画面：教室里，女孩举手求发言，讲台上，校长满意地微笑；石凳上，校长和女孩一讲一听，讲者传神，听者入迷；小路上，校长拿着书，女孩在边思考边背诵……

草 儿

山里长大的草儿活泼伶俐，天真无邪。

山里水好，草儿家附近有一个大水库，清冽冽的。一到中午，草儿就与女孩们来到水库边，脱去臃肿的衣衫，穿上或红或绿，色彩艳丽的游泳衣，在明朗的阳光下，袒露出大部分白嫩健美的肌肤，象一个个美丽的女神，站在浅水处嬉戏一阵后，才开始向远远的水库另一边游去。草儿就象一只领头的水鸟，总是游在最前面。她时而蛙泳，时而仰泳，那渐游渐远的优美游姿，那玉臂起落的轻松神情，令人心醉神迷。兵第一次被草儿迷住就是在这水库边。兵的部队驻扎在山里。那天兵们一行数人完成任务后路过水库，因走热了，也下水游泳。兵有意识靠近草儿，赞美草儿游得好，便与草儿相识了。之后，兵常常找借口到水库游泳，游完了，就与草儿到草地上唱歌、聊天。草儿的声音很美，歌声在蓝天白云下传得很远很远。

草儿感到与兵在一起很幸福。晚上没事时，常到兵们的住所玩，和他们打篮球、唱歌、看电视。兵和他的战友们对草儿都特别好。兵有时也约草儿到树林中散步。

一年后，兵该退伍了，即将回到一个遥远而贫穷的山乡。兵想带草儿同去，征求草儿的意见，草儿毫不犹豫，答应跟兵一起走。尽管父母坚决反对，草儿还是勇敢地投身于她所

认定的爱情中。那年她才十八岁。走的时候她还哼着歌：“十八岁的姑娘一朵花，美丽青春好年华……”

兵的家乡是个山凶险、水浑黄的大山沟。草儿因年龄不够，无法办结婚证，只好非法同居，不久便生下了一个女孩。兵对草儿一直很好，但因屡遭罚款经济拮据，草儿又自觉早婚早育而不好意思面对邻里，二人爱情的裂痕越来越大。终于，兵决定下海，到沿海一带的私人工厂当了保安。草儿的日子罩上了浓浓的阴影。她思念家乡，思念父母，也怪自己的草率，可是她不得不忍耐下去。直到兵半年未寄生活费回家，在外又嫖又赌的消息传到草儿耳朵里后，草儿才彻底失望了。

草儿独身一人又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水库边，还不到25岁的草儿显得比实际年龄稍老，如花似玉的脸上过早地有了些许皱纹。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她独自来到水库边。四周静悄悄，无人无声，她脱去衣服，裸着洁白的身体，含着泪水在浅水里用力擦洗。仿佛要让月光作证，她要擦洗掉这些年来身上和心上的污垢，要重新洗出一个崭新的草儿来。之后，她才轻松地又象当年少女时那样奋力向远处游去。游一会后，草儿躺在水中央，就象一条美人鱼。草儿想：一切将重新开始，我能不能去当一名村里的计划生育宣传员呢？

月亮一下子隐入云中，草儿也羞涩地一笑，潜入水中，奋力游去……

韩 伯

韩伯是一个壮实的山东大汉，但又是一个从小饱读诗书的书生。韩伯一九三八年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八路军。一身简朴的军装，使他更威武英俊。部队首长见他有文化，就安排他去学医，送他进军医学校，他成了一名军医。

韩伯的不幸是认识那个女人开始的。抗战胜利了，已经是一名团级军官的韩伯在一次雪地行军途中，救了一个饥寒交迫、病倒在地的女学生。不但给她治好病，还动员她参了军，当了一名卫生兵。女卫生兵是一个漂亮丰满温柔多情的女孩，很讨韩的喜欢。不久，二人成了恋人。就在他俩即将成婚的时候，上级通知韩伯：停职检查。韩伯如梦初醒，原来女卫生兵是混进队伍里的敌特，多次泄露军事情报。被查获后，她狗急跳墙，偷走韩伯的手枪，边跳边抵抗，最后毙命于黄河边上。

韩伯的政治生命从峰巅跌到谷底，性格也忧郁寂寞。由于当时对他没有明确结论，因此，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人强迫他低头认罪，坦白交待，对他进行谩骂、殴打、开斗争会、站高凳等，但韩伯越来越说不清楚了。他申诉过多次，抗议过多次，终于没有得到明确结论，只好背着不明不白的政治包袱转业到地方，进了一家医院。

韩伯的命运并没有因为离开部队而变好。由于政治运动

阶级斗争的频繁，韩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包袱就象一个魔鬼缠附在他的身上，年深日久，韩伯除了听天由命接受批评教育批判斗争思想改造脱胎换骨外，连声辩解释都没有了必要。眼看当年的战友们都成了军区首长或省级要员，自己却在乡下小城挨批挨斗，盲无目的地洗心革面，他那高大的身躯慢慢开始佝偻，壮实的身体成了一副病体。待到云开日出，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的年代，韩伯的问题也得到了平反，不过他的雄心壮志早已消磨，连笑都笑不舒心了。他办了离休手续。

“田园将芜胡不归？老伴，我们搬到乡下去住吧！”韩伯对跟他甘苦与共几十年的老伴说出这句话时，老伴会心地地点头。她知道韩伯将寄情山水，寄情书画，安度晚年。

在一个山清水秀交通又方便的小山村，韩伯布置了一间名曰“归去来斋”的书屋。韩伯夫妇挥毫书字作画，自得其乐。不久，在闹市区的老年书画圈里，署名为“归去来斋主人”的书画作品声名鹊起，频频获奖。只是很多人都不知“归去来斋主人”是何许人，更不详其姓字。

业 余 导 游

玲玲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孩，也是个聪明又胆大的女孩。她不但敢骑摩托车、开汽车，还敢登台唱歌跳舞。那天，旅游公司开联欢晚会，预先安排的节目有变动，主持人就请玲玲唱第一支歌。大家掌声一响，玲玲二话没说，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刚刚流行的新歌《潇洒的女孩》。不但声情并茂，而且舞姿优美，令人为之陶醉。晚会后，旅游公司金经理热情邀请玲玲参加周末去郊外溶洞和大森林旅游，并介绍她和公司导游小姐娜娜相识。

第二天，玲玲愉快地登上了娜娜作导游的旅游车。娜娜很漂亮也很随和，不光对本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了如指掌，还和游客们有说有唱，把各个年龄档次的游客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气氛极活跃。

玲玲非常羡慕娜娜，也很想当一个导游小姐。娜娜把他的想法告诉金经理，金经理正愁周末导游人手不够，马上答应聘玲玲为周末业余导游。

实习几次后，一个星期天，金经理安排玲玲单独为一个外地旅游团导游。旅游团的成员是从西北来搞一个项目考察的，工作完毕，精神轻松，专门留一天时间来游览本市的山水风景。玲玲开始还有点紧张，不一会便适应了。一路上大胆发挥，使大家有说有笑，兴趣盎然，轻松愉快。西北客人

在玲玲的导游下，不但惊叹溶洞内千姿百态的景观和大森林奇雄罕见的古木，更被玲玲如诗如画如音乐的解说陶醉了。他们不停地拍照，不停地赞叹。

返回后，客人们余兴未尽，打电话给金经理，称赞本市风光秀美，景色壮观，还没看够。希望金经理再安排半天的游览时间，并指明继续请玲玲导游。

金经理知道明天玲玲要上班，但又不能扫了西北客人的兴，就给玲玲挂了电话。玲玲说：“我想想办法。”

玲玲妈妈也在机关工作。玲玲托妈妈去找办公室主任请假。妈妈说：“办公室多一人少一人倒无所谓，但这样做影响不好。”

第二天早晨，玲玲打扮得漂漂亮亮，正欲出门。妈妈拦住她说：“玲玲不要太任性，还是上班去！”“就请一个上午的假。”机关上班不比个体户开店，人多嘴杂，今后对你不到。”

玲玲说：“办公室一坐，笑不敢笑，唱不敢唱，几天就把人坐老了，我还不想干呢！你看，你看，脸上皱纹都坐出来了！”玲玲一边一边做着怪相，把她妈妈逗笑了。

“真拿你没办法！”玲玲妈妈无可奈何。

玲玲哼着《潇洒的女孩》那首歌，越走越远。那歌声甜甜的，脆脆的，充满朝气和青春活力。

徐 驰 散 文 选

作者简介：徐驰 男，1963年9月13日生。生肖属兔。

高中文科毕业，曾代过课。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在《朔方》、《江南春散文诗》、《南国诗报》、和省内《花溪》、《贵州农民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近300件。

现在绥阳县交警大队打工。通联地址：563300 贵州绥阳县蒲场镇中街徐家茶馆内。

无 题

落叶满地……金菊傲霜硕果弯梢的时节，我的第一声稚嫩嚎啼，坎坎坷坷波波折折，竟有三十三枚秋月可以反省。

那位善歌好舞的、人也娇憨可爱的雪娃，把我的生辰盗去称了斤两并又随随便便甩给我一句话以后，落叶满阶的庭院，我做起作家梦来。因唱缪斯，我有了处女作。在相思血泪变成数以百计的“荒唐言”的落寞销魂里，诗不出名，而雪娃——那个乌黑发亮的丽眸一闪一闪的女子，竟风骚了一个小街。

落叶满地。独我翘盼青春常驻的枝柯，默默地伸出霜天。

西 风

一条河。清亮清亮的。河这边，是成熟的稻谷；河那边，是成熟的稻谷。河流在稻谷与稻谷之间穿梭过去。

一条河。流淌着稻谷的传说。早上，割草的少年从稻田走下河去，他捧起河水把脚肚洗了又洗，转身走了。中午，一个开山的中年从稻田边走下河去，把衣服脱了，在河里囫圇洗个澡，之后，转身走了。傍晚，一位老农牵着水牯走到河边，看水牯走到河里，看翻滚的水涡，看奔腾的流水；之后，老农衔着烟竿，牵着水牯离河而去……

一条河，很宁静的流淌，春夏秋冬，清亮亮的。河这边，是稻田，是村落，是山峦；河那边，也是芳香四溢的稻田，也是炊烟袅绕的村舍和连绵的大山。

河流是永恒的自然之物，上百年、上千年、上万年如斯。人生活在它的两岸，上百年，上千年、上万年，一直未曾离开。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的摇篮。